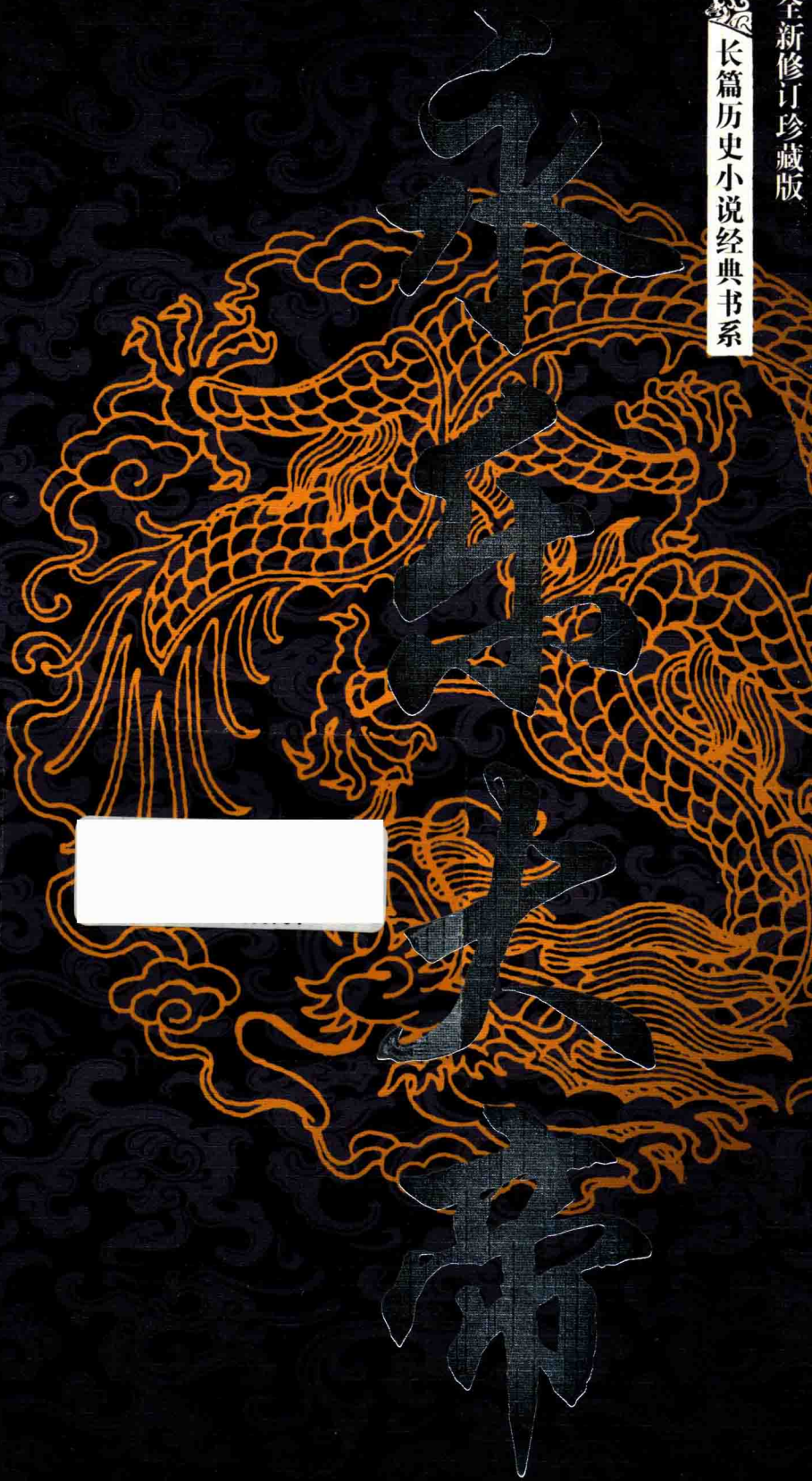


全新修订珍藏版

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



全景展示铁血君王的问鼎天下之路
淋漓再现一代雄主的霸气逆袭人生

云石◎著

② 盛世华章

长江文艺出版社

全新修订珍藏版

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

永乐大帝

云石◎著

② 盛世华章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乐大帝：全三册 / 云石著. --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5
(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
ISBN 978-7-5354-9522-8

I. ①永… II. ①云…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51756号

出品人：尹志勇

责任编辑：田敦国

封面设计：天行云翼·宋晓亮

责任校对：陈琪

责任印制：邱莉 胡丽平

出版：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30毫米×1060毫米 1/16 印张：61.875 插页：3页

版次：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字数：922千字

全套定价：120.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 第一章 四小姐设计擒贼 李增枝口吐实言·····001
- 第二章 武英殿君臣定计 乾清宫惊闻叛情·····017
- 第三章 太严苛内官投燕 搏天命孤师南下·····031
- 第四章 建文怒杀徐增寿 谷王叛开金川门·····047
- 第五章 龙江密议善后事 军中倚马登极诏·····062
- 第六章 金忠进言定决心 忠彻献计助世子·····081
- 第七章 求大治永乐问策 谋东宫金忠布局·····098
- 第八章 巧进谏首辅定议 谋易储汉藩布局·····114
- 第九章 武英殿永乐宏愿 再拓疆郑和使西·····136
- 第十章 汉王府密议对策 永乐帝下旨出洋·····151
- 第十一章 太大意陈王授首 征安南张辅统兵·····173
- 第十二章 破多邦黎朝陨灭 求内附耆老上疏·····188
- 第十三章 现良机安南光复 忤圣意解缙离京·····204
- 第十四章 扩利源恢复开中 忧亲族徐后憾逝·····222
- 第十五章 定三事二杨显功 海上胜万邦来归·····238
- 第十六章 议北巡汉藩密谋 固储位太子应变·····256

第十七章 时局易南北乱起 漠北败明军折戟.....275

第十八章 皇长孙锋芒初露 永乐帝御驾亲征.....292

第十九章 从军行女人花香 荡大漠汉歌万里.....309

第二十章 皇太子运粮失期 众大臣竭力补救.....326

000..... 袁安独口救袁孝 断狼牙折段少四 第一卷

010..... 武惠更献方鼎 竹笠百神湖万短 第二卷

020..... 不虞到西合子想 燕汗宫内剑气去 第三卷

030..... 门似金千珠玉香 夜潮卷外灯文舞 第四卷

040..... 高梁餐共酒中茶 薄包要分朝五表 第五卷

050..... 千迭楼月铺坊星 夜探西宫怨史全 第六卷

060..... 雁亦忘金空雁写 紫河寒未折天来 第七卷

070..... 朝亦惊夜断香笔 双家御卷看龙衣 第八卷

080..... 夜穿凉风舞林再 秋望天来秋凉夜 第九卷

090..... 玉阶前不夜凉夜 照秋影卷情正照 第十卷

100..... 玉阶前不夜凉夜 照秋影卷情正照 第十一卷

110..... 朝土亦肯院内秀 天恩晓翠舞英舞 第十二卷

120..... 中夜西园怨及凉夜 照秋影卷情正照 第十三卷

130..... 朝土亦肯院内秀 天恩晓翠舞英舞 第十四卷

140..... 朝土亦肯院内秀 天恩晓翠舞英舞 第十五卷

150..... 朝土亦肯院内秀 天恩晓翠舞英舞 第十六卷

第一章

四小姐设计擒贼
李增枝口吐实言

胜了！终于胜了！当东昌大捷的消息传回京师，朝廷上下顿时成为欢乐的海洋。这是开战一年多来第一次取得重大军事胜利，在这段日子里，朝廷官员，尤其是赞同削藩的文官们已经遭受了无数次打击，承受了难以想象的压力。如今，所有阴霾似乎都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文官们兴高采烈，争先恐后地向皇上进献贺表。一些原本对平燕颇有微词的勋戚武官们也改变了立场，转而大唱赞歌。

最开心的自然是建文。尽管在随后的军报中得知燕军最终逃脱了官军追击，但大破敌军的辉煌战果仍让他喜不自胜。

在一片弹冠相庆中，有一个大臣显得十分落寞，他便是兵部尚书茹瑺。捷报回京，建文欢庆之余，首先就是让齐泰、黄子澄复职。齐泰回归兵部，茹瑺迅速被边缘化。这几日朝廷连连下令，河南、江淮等地的镇守卫所悉数北上，大批的粮饷、辎重也从京师装船，源源不断地向德州运输，而这一切都是建文与齐泰、黄子澄商议后的决策，茹瑺不过是在大事已定后被告知一下而已。他十分愤然，但又敢怒不敢言，只能郁郁寡欢。

这一日，茹瑺如往常一般散衙回府。刚到府门口下马，一个家奴打扮的人凑到近前一揖道：“茹大人，我家老爷在江东楼备好酒席一桌，敬待大人捧场！”说着，恭恭敬敬将一张名帖奉上。

“你家老爷？”茹瑺看这个家奴有些面熟，但一时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遂面露狐疑地将名帖接过。一看之下面色一变，隔了半晌方喃喃出声，“是他……”

……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江南大地上的绿草也渐渐冒出了尖儿。与春意盎然的节气相同，京中士民的心思也被撩拨起来。这几日，钞库街、武定桥一带，无数公子少爷们蜂拥而至，将十里秦淮烘托得热闹非常。

这一日傍晚，钞库街上最负盛名的翠烟楼前来了一位衣装华丽的贵客。守在门口的老鸨儿远远瞧着，当即堆起满脸笑容迎上去道：“哎哟李二爷！都一年多没瞧着您了咧！自打您去了河北，后来就没了音讯。前两个月，听客人闲谈时说您哥哥已被皇上赦免，咱还想着您也没事儿了，可左盼右盼，就见不到您过来。还以为您老把咱们都给忘了呢！”

“我这不是来了么？”贵客趁机在老鸨胸前抹了一把，一脸淫笑道，“萧烟儿还好么？可有把老爷我忘了？”

“您还有脸提？”老鸨啐了一口，哼道，“您这一走就是一年，烟儿日思夜盼，人都憔悴了。就上个月，烟儿还抽抽搭搭地跟我提起，说您最后一次来时还答应送她个金簪子来着，敢情您是反了悔，所以就撩开不理她了！”

“哪能呢？”贵客当即一叫道，“老爷我是什么人？还差个破簪子？十个咱也不眨下眼睛，快，带我去见她！”

“您这边走！”老鸨从来客怀中抽出身来，笑着让，然后扭动着腰肢向内院走去。

这位贵客不是别人，正是李增枝。李增枝因兵败白沟河，故背了个“待罪听勘”的罪名在家闲居，倒也一直十分谨慎。不过盛庸取得东昌大捷后，建文大喜之下，重新重用剿燕派大臣，连李景隆也时来运转，恢复了太子太傅的官职，李增枝自然也不用再“待罪听勘”。虽然前军左都督的官职未复，但他仍以闲散大臣的身份位列朝班。先前落魄时，李增枝为了避祸，不得不收敛行迹，如今他也算是囚鸟出笼。又忍耐了两个月后，李增枝实在憋不住，终于再来秦淮河寻欢作乐。

待走到后院，早有一个二九少女迎了上来，当即一声嚶呼，直扑到李增枝的怀里。李增枝只觉胸口一团火直往上冒，忍耐不住，一把搂住少女直接往旁边的房中奔去。老鸨嘿嘿一笑，随即将门带上离开。不一会，房中便响起呻吟

声……

一夜风流,到了第二日拂晓,李增枝方从温柔乡中醒来。这一日正值朝休,李增枝本欲再风流一阵,不过转念一想,现在他毕竟是刚刚起复,凡事还需谨慎些好,故盘算着趁天没亮透赶紧回府,如此也不惹眼。计议已定,他遂又在少女身上摸索一阵,待过完了瘾,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待李增枝从翠烟楼出来,天空已隐隐露出肚白。他从武定桥上过了秦淮河,正欲顺着东牌楼、贡院街打道回府,忽然前方过来一辆堆满木桶的板车。因推板车的人身形娇小,又是一副民妇打扮,他只当是起早收粪水的,倒也没太在意。可当板车与他交身错过时,那个民妇忽然从车上掏出一个大木棒,疾步冲了过来。李增枝察觉后面一阵疾步声,正转头欲瞧,后脑勺便已挨了一棒。待他醒来时,已身处一片荒木丛中。

李增枝左右一扭,才发现自己早已被捆得严严实实。他心中大恐,一抬头发现两个少女正一脸愤恨地望着自己。此时天色已有些亮了,李增枝定睛一瞧,当即大惊——这两个女人,一个是自己当初强抢的玉蚕的侍女景儿,而另一个竟是徐府的四小姐——徐妙锦!

“徐妙锦,你要怎样?”待意识全恢复后,李增枝浑身战栗,当即吓得大叫。

“你这淫贼,害我玉蚕姐姐,还想逍遥法外?皇帝哥哥不杀你,那是他没长眼睛!我今日要替天行道,为玉蚕姐姐报仇。”

原来徐妙锦早就想杀李增枝,只因怕牵连家人,一直不敢动手。东昌大捷后,李增枝兄弟相继起复,徐妙锦得知,再也按捺不住心中怒火,遂每日与景儿乔装到岐阳王府外晃悠,刺探李增枝的行踪。昨日傍晚,李增枝从府中出来直奔翠烟楼,徐妙锦她们一路尾随。确信李增枝又要嫖宿后,徐妙锦心生一计,竟装扮成运粪车的民妇,一早便躲在中山王府的后院中,并派景儿在李增枝回府所必经的东牌楼一带晃悠。东牌楼就在中山王府的西门外,待李增枝出现,景儿即刻回报,徐妙锦当即趁李增枝不备一举将其擒获。

当“报仇”两个字从徐妙锦口中说出时,李增枝已彻底明白她接下来要做什么,惊恐之余,他当即尖声叫道:“你敢!我乃朝廷一品大员,你敢私自杀我,朝廷必诛你满门!”

“叫什么!你睁开狗眼看清楚,这是什么地方?这里是聚宝山,早就出了聚宝门了!荒郊野岭的,谁会一大清早来这里?我就是杀了你,又有谁知道是我杀的?”徐妙锦怒目说到这里,又是一声冷笑道,“你李家兄弟折了十多万京卫将士的性命,现这京城内外恨你们的人多得是,我这也算是为这些孤儿寡母报仇了!到时候朝廷就是追查,也疑不到徐家头上!”经历了德州一事,徐妙锦也成熟不少,此番她如此设计,也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在荒郊野外诛杀李

增枝，还真是一点娄子也没有。

“小姐，跟这淫贼有什么好说的，直接杀了就是！”一旁的景儿早已是满腔怒火，眼见杀死玉蚕的仇人在此，她恨不得将其碎尸万段。

此时的李增枝已吓得浑身筛糠，他想反抗，可手脚都被捆死，想动也动不了。眼见徐妙锦逼至眼前，那寒意凛冽的匕锋让他肝胆俱裂，当即撩开嗓子大叫道：“那个玉蚕不是我强抢来的，是徐增寿主动送我的！”

“什么！”李增枝此言一出，犹如一个晴天霹雳把景儿和徐妙锦震得花容失色。

过了一会儿，徐妙锦方回过神来，当即冲上前给了李增枝一个耳刮子骂道：“淫贼！那日明明是你家杨思美在三山门外抢人！依死到临头，还要诬陷我四哥，看我不一剑戳依个大窟窿！”

徐妙锦是真动了气，一直封着的越女剑也抽了出来，作势便要往李增枝身上捅。

见她如此，李增枝知道稍有延迟就要命丧黄泉，遂急切道：“我没有说谎，你听我解释！”

见李增枝一脸惶急之色，不似作伪，徐妙锦心中顿时一个咯噔，剑锋也停滞下来。稍一沉吟，她宝剑一提指着李增枝的喉咙道：“好！依说，若有半点虚伪，本小姐必将依碎尸万段！”

“我不敢说谎！”李增枝哭丧着脸，将前后经过娓娓道来——

当初耿炳文兵败，建文以李景隆为平燕总兵后官。诏旨一下，李景隆喜出望外。他明白，只要打败燕藩，他就将超越徐辉祖，成为大明第一功臣！接诏后，他调兵遣将，为北伐作准备。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李景隆当上总兵后，李增枝也被封了个参将。得此任命，李增枝喜出望外。在他看来，燕藩根本就不堪一击，此次北伐，取胜是铁板钉钉的事。待平燕功成，不仅哥哥从此威势无二，他也可在这场战争中大捞一把军功，从而洗刷掉“膏粱子弟”的恶名，一跃成为建文新朝的中流砥柱！

而就在李增枝筹备出征时，忽然徐增寿派人前来下帖，请他到醉仙楼一聚。

收到请帖之时候，李增枝有些诧异——毕竟徐李两家已形同陌路，不知道这时候找他干嘛。

不过李增枝很快就恍然了：眼下李家受皇帝宠信，眼瞅着就要平步青云。徐增寿当初在官妓一事上得罪他，现在多半是要赔罪！

想象着徐增寿诚惶诚恐、摇尾乞怜的模样，李增枝心中也不由大爽，于是欣然赴宴。而果不出其所料，席中，徐增寿频频举杯，外夹着甜言蜜语，把李增枝捧得晕头转向。李增枝在勋戚间一向名声败坏，如今得此殊遇，感觉自然大好，对徐增寿的不满也由此化解不少。

酒过三巡，徐增寿端着酒杯凑到已是醉眼蒙眬的李增枝身旁，一脸讨好道：“增枝老弟，你我同为元勋子嗣，情如兄弟，以往虽有些芥蒂，但大都只是误会。今日愚兄设此薄宴，便是向老弟赔个不是，还请你莫要将往日种种记在心上，看在愚兄这番诚心上，徐李两家从此化干戈为玉帛如何？”

李增枝与徐增寿其实并无大梁子，所谓的过节无非是一些面皮子上的小事而已。此时眼见徐增寿如此低三下四，李增枝的内心已是舒畅到了极致，几乎就要点头答应下来。但他生生忍住了，嘿嘿一笑道：“四哥言重了。徐李两家同为朝廷擎天之柱，岂有交恶的道理？往日那些不对付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我与哥哥岂会放在心上？”

见李增枝如此爽快，徐增寿顿时一喜，正欲开口说话，李增枝又接着道：“只是这徐李两家和睦嘛……其实我兄弟内心一向敬重徐家，可你家那四小姐……”

“妙锦一女儿家，懵懂无知，贤弟不要和她一般见识！”徐增寿忙道。

李增枝却仍摇头不语，只攥着手中酒杯来回把玩。

徐增寿明白李增枝的意思，眼珠一转又压低声音赔笑道：“贤弟，妙锦的脾气你也晓得，要她一时半会儿转过性子，想来也不容易。不过当初在卢妃巷她确实折了贤弟脸面，不如这样，由愚兄做主，将那玉蚕送与贤弟，权当替小妹向贤弟赔罪，以消此芥蒂，不知贤弟意下如何？”

“哦？”李增枝眼光一亮。那玉蚕的美色，他是觊觎已久，其后被徐家救去，他仍是念念不忘。没想到徐增寿竟会开出这样一个赔罪的“价码”！想了一想，他又犹疑道：“你将她送我？你家妹子知道了那还得了？”

“这有何难？”徐增寿脸上露出一丝奸笑，“明的不行，来暗的就是了！妹子现卧病在床，明日下午，我让内子打发玉蚕去三山门外采办些果蔬，就说是给妹子开胃，她岂有不去的道理？到时候你便派人在三山门外守着，把她绑回去不就结了？”

“又是当街抢人？”李增枝吃了一惊。

“贤弟放心！我自会拿捏时辰，待她们采办完时，天色已暗，正好动手！三山门城门郎林谓，还有西城兵马指挥刘辉都是先父亲兵出身，我去跟他们打个招呼，届时把巡捕、兵丁都调开，正利于你行事！”说到这里徐增寿笑道，“贤弟此番北上伐燕，军中必然清苦，带一个清秀小厮随身侍候起居，想来也在情

理之中吧？”

李增枝怦然心动，思忖一番后终于点头道：“既然哥哥如此盛情，那弟弟就却之不恭了！”

见李增枝终于答应，徐增寿心中大喜，当即举杯道：“好！从今以后，徐李两家一消旧怨，共扶大明社稷！”

“干！”两只酒杯干脆地碰在了一起。

接下来的事，徐妙锦与景儿早已知晓。

听完李增枝的叙说，徐妙锦和景儿都呆若木鸡。隔了半晌，徐妙锦才怒骂道：“一派胡言！依死到临头，还敢污蔑我四哥！！”

“不错！你要真与我徐家和好，为何还要扣押我家小姐？”景儿也跟着附和。

李增枝知道此事太过骇人听闻，妙锦她们一时不可能相信，忙接着道：“小姐请听我说完！我与徐增寿所谓修好，仅是官场上的逢场作戏；可他徐增寿送玉蚕给我，根本就不是想和李家修好，而是另有所图！”

“另有所图？”徐妙锦已听得云山雾罩，脑中直犯迷糊。

“这也是我事后才明白的！起初我也以为徐增寿将那个玉蚕送给我，只是见我李家得势，怕将来遭报复而已，后来才明白，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李增枝苦笑一声，脸上露出一丝复杂的表情，“那玉蚕一开始死活不从，到后来却突然转性，对我曲意顺从，待到白沟河决战时，她却突然跳出来刺我哥哥，以致我军惨败！”

“那是玉蚕姐姐要救我，才忍辱让你这淫贼糟蹋！”想到玉蚕为自己所做的种种，徐妙锦心痛之余，眼中又冒出熊熊怒火。

“自是为了救小姐，可又不完全是！”见徐妙锦如此神情，李增枝生怕她一怒之下将自己杀了，忙加快语速道，“是燕王的人让她这么做的，并以此为挟，换取他们救小姐出来！”

“什么？”见事情居然还牵扯到燕王，徐妙锦心中更惊，当即追问道，“你有什么凭据？”

“凭据自是没有，不过从我后面的遭遇中便可推测出来，”李增枝顿了顿，又接着道，“玉蚕一介女流，就算想救你，又岂能想到阵前刺我大哥这一出？而她刺我大哥不成，继而又砍倒纛旗，以致我军惨败，燕王趁此机会将你从德州救出！小姐你想，若玉蚕不受燕王唆使，他们岂能有此默契？”

闻言，徐妙锦心中一震，她一直对玉蚕不杀李增枝，却转而刺杀李景隆之举心存疑惑，只是一直没有详细梳理罢了。此刻听李增枝说来，其间确实透着

太多古怪。

“而白沟河一战后，马和又来找我，要我劝哥哥退出德州，并将粮饷留给燕藩。当时马和说燕王已答应，只要我们放弃德州，将来靖难功成，必保我兄弟二人无恙。此时我军惨败，天下形势已变，我与哥哥商议后便答应了燕藩的条件。谁知燕王不守信用，在禹城设伏截击，以致我军全军覆没！”

“这是依自作自受！”徐妙锦怒斥道。

“不错，这是我自作自受。只是接下来的事情，小姐怕是想不到了！”李增枝接着道，“禹城大败，世人皆以为我孤身脱险，实则当时我在逃亡途中被朱高煦生擒，后来马和赶到，传燕王令旨将我放了，并叫我在荏平收集溃兵。我遵其意照办，这才收罗了万余人马带回京师，将功补过，使朝廷免处重罚！”

听到这里，徐妙锦已是瞠目结舌，半晌方怔怔道：“大姐夫为什么要放你回京师？”

“他是要我，还有我哥哥暗助燕藩！”李增枝垂头丧气道，“白沟河一败，朝廷元气大伤，燕王也想夺取天下。他看中了我李家在朝中和军中的势力，希望我们能待在京里暗中助他。而且在放我之时，马和还偷偷跟我说，待我家兄弟回京，自有人来联络我们，为我兄弟在朝堂上开脱！可小姐你可知？那个联络我的人是谁？”

“谁？”

“你四哥徐增寿！你可知你四哥为何会拼命在朝堂上为我大哥脱罪？因为他一直都是燕藩在朝中的内奸！他救我们徐家，便是听燕王之命要保住我们李家这支势力。只要哥哥这次不死，那不仅欠他一个天大人情，而且从此就和你四哥，还有燕王绑在了一起。将来你四哥要他做什么，我家哥哥又岂敢不从？”

“呸呀！”徐妙锦失声一叫。她万万没想到，李增枝竟然说四哥是燕藩的人。半晌，她才回过神来怒喝道，“你撒谎！四哥已经跟我解释过，他救李景隆是因为你去找他，威胁他说若不救李景隆，你就咬出我去德州的事！”

“我哪里敢咬他？是他主动找的我！我都说了，他是燕藩的人。既然如此，我兄弟和燕藩的交易他自然都一清二楚。我若出来咬他，且不说无凭无据，就算成功，他死前再把我兄弟出卖德州的事抖搂出来，那不仅我哥哥完了，就是我也难逃死罪！他若见死不救，我哥哥纵然被朝廷处死，可他念及兄弟之情，为保我一命，也未必就把他徐增寿攀出。再说了，当时我哥哥是九死一生之局。我又不是神仙，怎就知道他徐增寿竟有逞天之能，连这种案子都能给翻过来？有这两处计较，你说我何必冒着把自己搭进去的危险去招惹他？所以，这都是燕王一早就设定之计，先放我回来，并给我机会收罗溃兵，将功补过；继

而再把救我家哥哥的办法告诉徐增寿,让他在朝堂上救我哥哥一命。从今以后,我李家就是燕藩的人了!”李增枝哭丧着脸说到这里,舔舔干枯的嘴唇,“说了这些,小姐也该明白那个玉蚕是怎么回事了吧?从一开始,那玉蚕就是徐增寿故意扔在我身边的一颗棋子。若我没料错,小姐去德州多半也受了他的怂恿。你孤身救玉蚕,自然不可能成功,而我兄弟肯定也不敢贸然杀你。到时候,燕藩的人再偷偷找到玉蚕,让她临阵刺杀我家哥哥,以换取他们救你脱险。当初擒你时,我衙门内突然起火,想来就是他们的设计。那时候我忙着救火,又要遣人看管你,根本就无暇顾及玉蚕,正好给了燕王的人机会,要不然那女人怎么突然变了性,愿意伺候我了?正因为发生了这些事,这才有了接下来的白沟河大败。这之后,咱兄弟陷入绝境,只能被燕王一步步牵着鼻子走,终于把朝廷的本钱赔得精光!事到如今,就连咱兄弟也和他徐增寿成了一条绳子上的蚂蚱,只能听他和燕王的吩咐!”

“咣当”一声,徐妙锦手中的宝剑掉落于地,起初因怒气涨得通红的脸颊此刻已是一片惨白。过了好半天,她猛地摇头道:“我不信!这都是依的狡辩!”

“我如今命在旦夕,哪还敢诓小姐!密谋劫持玉蚕之事,是我亲自和徐四哥商量好的,后面在德州的事,虽是推测,但想来也差不了多少。小姐要有不信的地方,只管去问你家四哥!”李景隆解释一番,又可怜巴巴道,“小姐,我该说的都说了。其实杀玉蚕的真不是我,这都是徐四哥,还有燕王他们串谋好的啊,我只是被算计罢了!”

徐妙锦没有再吭声。李增枝兄弟贪生怕死,他们为了保全性命投效燕藩她并不感到奇怪。而徐增寿的诸般作为,徐妙锦听了虽然震惊,但冷静想来,却也并无疑点。而且听了李增枝的话后,徐妙锦将自己的经历一对照,立时发现了两个可相印证之处:当初从景儿口中得知玉蚕被劫后,她曾经去找徐增寿问计,他的回答便只有去德州强行劫人一法。虽然当时徐增寿也说了此事甚险,但自己听后却动了心思,虽不能说是受此言怂恿,但说受他启发倒也不为过。而更关键的是在德州,当时怎么就这么巧碰见马和?而且那时他也正在打税客司衙门的主意,还挖好了地道?最重要的是,自己进入玉蚕房中后,明明有亦失哈在门外把风,怎么会突然间就没了人影,还把李增枝给招来了?而且自己被擒时,燕藩诸内官也没有现身相救,只是放了把火。想到这里,她的心顿如坠落到了冰窟窿里——她已隐隐感到,李增枝的话是真的。

突然,徐妙锦猛一弯身,从地上捡起宝剑,对准李增枝的胸膛厉声问道:“李增枝,你北上后,景儿从你府中逃出,你的家丁是否又将她捕了回来?”

“她?”李增枝一愣道,“这事在德州时家人就有来书,说这婢女趁人不备,打伤了几个下人,从后院逃了出去。后来他们也曾有追,但没有追上。因为我

要的是玉蚕,对这婢女倒没上心,便回书命他们不用管了!”

“你瞎说,我逃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打伤你家下人。当时后院里一个人也没有,我抓住机会就逃了。”一旁的景儿立刻反驳道。

“不是你打伤的?”这下轮到李增枝发蒙了,“可当时家人来信,确实是三个下人被打晕了啊?我还在纳闷,你一个弱女子怎能有这番能耐!可要是这样,他们又是谁打伤的呢?”

徐妙锦皱起眉头开始沉思:景儿说是顺利逃出,李增枝却说有几个下人被打晕。两相矛盾之下,那结论只有一个——打伤下人的其实另有其人。而那个人——想到这里,她已经有了答案。

徐增寿!对!只有徐增寿!李家兄弟出征后,岐阳王府守卫松懈,徐增寿借着机会遣人暗中打伤李府家奴,制造出机会让景儿逃脱。而景儿逃出来后,又只能回中山王府,这时徐增寿再偷偷将其擒获。并一直秘密看押到自己回京,直到逛街那天,再将她扔到织棉坊,让她与自己相遇,从而使自己知道玉蚕被李增枝所擒之事。自己得知玉蚕落入李增枝之手,必然会火冒三丈地去找徐增寿问计,他再因势利导,让自己跑去德州救人。而在德州,马和他们早已准备就绪。待自己到后,他们先将自己带进税客司衙门与玉蚕相见,继而又故意走漏风声,并将地道出口堵死,使自己束手就擒,并以此为挟说动玉蚕委身李增枝,在战事开始后寻机刺杀李景隆,从而一举改变了白沟河大战的形势!这个圈套布局缜密、环环相扣、阴毒至极!作为布局者,不仅一开始就将玉蚕的清白和性命算计在其中,就连自己这个徐府四小姐也成了其中的一颗棋子!而这布局者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四哥——或许还有远在北平的大姐夫!

徐增寿和燕王!将他们和这个阴谋牵连在一起,徐妙锦不由一阵头晕目眩。这两个人,一个是最信任的四哥,而另一个更是她一直视作英雄且芳心暗许的意中人。可就是这两个徐妙锦心中最为亲近的男人,竟为了他们的“功业”,用最为奸险的算计,设下如此恶毒的圈套,她觉得整个世界都崩溃了。

徐妙锦眼色漂移,神情中已带着癫狂,一旁的景儿看在眼里不由大惊,忙将她扶到一边找了块石头坐下,急声劝道:“小姐,你莫听这淫贼乱讲。四老爷多风雅的人,岂会和他狼狈为奸?依奴婢看,咱们不如回家找四老爷问个明白,省得中了这淫贼的奸计!”

景儿劝了半晌,徐妙锦方回过神来。听了景儿劝说,她不由一阵苦笑。景儿与她徐妙锦不一样,在这盘所谓的棋局中,景儿不过是一颗小小的棋子,没有像她那般发挥穿针引线般的重要作用,所以对其中详情也不甚了解。故听完李增枝的话后,徐妙锦基本上已经信了,而景儿还是半信半疑。

不过景儿的话也给了徐妙锦一丝希望:如果李增枝是在撒谎呢?她不由

有些激动。

“嗯，回去问四哥！”刹那工夫，徐妙锦做出了决定。尽管理智已经告诉她，李增枝之言应该是真的，可在内心深处，她仍期盼着有奇迹发生。毕竟从感情上说，她实在不能接受一向敬仰的四哥，还有大姐夫是那种心狠手辣、口蜜腹剑的奸毒之人！她希望徐增寿能给她一个合理的解释，将李增枝的这些“污蔑”全部推翻！

“小姐，那这个淫贼怎么办？”景儿指着被捆成麻花似的李增枝问道。

“他……”徐妙锦将目光瞄向李增枝。

李增枝浑身一抖，带着哭腔叫道：“小姐，该说的我都说了，事情经过你也知道了，您姑奶奶就行行好，饶我一命吧！我还不死啊……”

李增枝如烂泥一般瘫倒在地，口中哀号不止，徐妙锦看在眼里，心中又恶心又鄙夷。不过经过刚才的异变，她已失去了杀李增枝的兴趣，摇摇头道：“罢了，将他扔在这里，任他自生自灭吧！”

“谢小姐不杀之恩，谢小姐不杀之恩！”见徐妙锦终于放过自己，李增枝如释重负，忙扭着身子趴到地上一顿猛磕。

不过徐妙锦已没工夫搭理李增枝了，此时的她，心思早已飞到了城中的中山王府。她需要徐增寿给她一个解释，一个能让她信服的解释。只有这样，才能让她保持住内心的安宁，使她不至于陷入绝望的沼泽和深渊！

可是，徐增寿能给她一个满意的解释吗？

日上三竿，徐增寿终于大梦初醒。这几日五军都督府忙得热火朝天，就在上个月，燕军在经历短暂休整后又重新南征，而朝廷这边，在经历了东昌大捷后也是信心高涨，平燕总兵官盛庸率德州大营倾巢而出，真定的吴杰也率兵出城，约定合击燕军。前几日军报传回，燕军已兵至夹河，盛庸正督军前往迎战。

虽说决战远在千里之外，庙算也都是兵部之事，不过作为右府左都督，徐增寿也没落到清闲。这两日，年轻的天子精神抖擞，连招五府都督们入宫讲解战事。虽然徐增寿身份敏感，但这种纸上谈兵于军事并无关系，只不过是过了瘾而已，因此建文也没有特地避开他。昨日，徐增寿与王佐等几个武官陪建文讲到午时初刻方才打道回府。连日的折腾，饶是他身强体壮，也给累得够呛，便趁着今日朝休好好休息一番，舒缓舒缓心情。

盥洗完毕，徐增寿走出卧室，徐得已在外面候着。徐增寿见着他，遂问道：“大哥与二哥呢？”

“回四爷话！”徐得恭恭敬敬禀道，“一大早宫里就来话，说今日凌晨又有

军报送到,盛大帅五日前已在夹河与北兵遭遇,皇上急招几位老爷入宫分析战局。因四爷您昨日午夜方回,故皇上特地交代,今日就不用您过去了。”

“哦?”徐增寿脸色一变,忙问道,“战况如何?”

“这个小人哪里晓得。”徐得干笑一声。

徐增寿陷入沉思:五日前两军遭遇,那结果现在应已出来了,只是尚未送到京城而已。自盛庸迎击燕军以来,每日都会有战报送至。这也就是说,最迟这一两日内,夹河决战的战况就会传至京师。东昌一战后,燕王之前取得的优势已基本上化为乌有,现在两军大致上应该是势均力敌。这也就是说,夹河决战将再次决定天下气运:南军若胜,则燕藩纵不至于败亡,也会重新回到开战初期左支右绌的境地;相反,若燕军获胜,南军好不容易扳回的局面又将被彻底扭转。想到这里,徐增寿有些发急,他迫切想知道此战的结果。不过眼下消息未至,他纵是望穿秋水,却也只能无可奈何。他按捺住心中焦虑,慢慢踱到西花园的池塘边,望着一池春水怔怔不语。

“四哥!”忽然,一阵叫声传来,徐增寿吓了一跳。扭头一看,徐妙锦已怒气冲冲地闯了过来。

“呵呵!”徐增寿露出一丝亲和的笑容,“谁又招惹我们徐四小姐了?说出来,四哥帮你出头!”

“你不要装腔作势!”徐妙锦怒哼一声,打断了徐增寿的调笑,“我有事问依,依要跟我说个明白!”

“什么事?”徐增寿感到有点不对劲,脸色也变得正经。

“你是不是和大姐夫暗中勾结,故意把玉蚕姐姐送给李增枝糟蹋,然后又逼她在白沟河刺杀李景隆?”

“什么?”犹如一个晴天霹雳,徐增寿当即被惊得面如土色。愣了半晌,他才反应过来,立即语含怒意斥道,“胡说八道!你从哪听来这些谣言?”

“你不要骗我了!我什么都知道了。是李增枝告诉我的!”徐妙锦气咻咻地说完这些,又把今日凌晨劫持李增枝,从他口中得到的消息复述了一遍,末了盯着徐增寿的脸狠狠道,“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徐增寿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他没有立刻回答徐妙锦的话,而是转而将目光投向湖面,足足呆滞了有一盏茶工夫,才缓缓转过身子冷冷道:“李增枝说得没错,玉蚕是我送给他的!”

“啊!”尽管内心早有准备,但徐增寿的回答仍让徐妙锦震惊万分。就在回府的路上,她还一直抱着侥幸,甚至内心中还产生了这样一个连她自己都没有察觉的想法:只要四哥矢口否认,那她即便不能完全排除疑虑,也愿意去相信他的说辞。毕竟,她实在不想把一直敬爱的四哥与这种奸邪恶毒之流联系

在一起。

可是事与愿违，徐增寿没有狡辩，反而痛快地承认了。这一下，轮到徐妙锦不知所措了。面对徐增寿的回答，她一时竟不知道该作何反应，只呆呆地立在那里。

“不仅玉蚕是我送的，就是当初你偷偷去北平，也是我在暗中操纵！”徐妙锦已是心如刀绞，徐增寿不仅不去安抚，反而却接着竹筒倒豆子，把她不知道的也尽数讲出，“耿大帅北上之前，我与二哥曾在书房密议。当时我故意事先在玉蚕面前走漏些风声，好引起你的好奇之心。那次你在窗外偷听，其实我一清二楚，只是装作不知，就是你引起异响，我也只当是野猫作祟，在二哥面前遮掩过去，其目的就是把朝廷大军的动态透给你知，然后引你去北平！”

“依怎知我定会去北平？”徐妙锦的神志已经陷于迷乱，只讷讷问道。

“妹子，这么多年我还不了解你吗？”徐增寿苦笑一声道，“自打前年燕王来我们府上，我便察觉你对他有意。而你这人又一向是非分明，兼又生得一副古道热肠的性子。大姐夫无罪受难，危在旦夕，你知道了岂能置之不理？”

“可为什么是我？”徐妙锦此时眼中已饱含泪光。

“只能是你！”徐增寿的语气中稍有几丝无奈，“当时燕王刚反，朝廷有无数暗探盯着我们兄弟，就连大哥也把我看得死死的。我若派下人北上，就算不被朝廷抓住，也会被大哥知晓。大哥一向忠于朝廷，得知此事，必然和我翻脸。只有你，一来不会引起朝廷注意，二来即便大哥知你北上，也只当是瞎胡闹，万想不到你是去传递军情！”

“真是一番好算计！”徐妙锦终于稍稍稳定住了情绪，听得徐增寿这番叙说，她不由一阵冷笑。

“妹子，你不要这么说！”徐增寿摇摇头道，“我与大姐夫是什么交情，你又不是不知道。当初你不知道我暗通燕藩时，不还骂我不顾亲情吗？其实我与你一样，都是一心在帮大姐夫。只不过你在明面上，我是隐于暗中罢了。说到底，我们是殊途同归！”

“谁和依殊途同归？依暗中帮大姐夫，我无话可说。可依怎能把玉蚕送给李增枝那淫贼！”徐妙锦已是气得浑身发抖，指着徐增寿的鼻子哆嗦道，“依早就将这一切都算计好了，然后一步步将玉蚕姐姐逼上绝境。四哥，依好狠的心肠，好毒的心机！”

“妹子你高看我了！”徐增寿又恢复了那副波澜不惊的表情，他往前踱了几步，到一张石凳前坐下才淡淡道，“我还没那份能耐能一开始就把这一切都给算计清楚。当初送玉蚕给李增枝，只是因为当时燕藩要北征大宁。而得知燕军北上，李景隆必然会大举进犯北平。我想着玉蚕定被李增枝糟蹋，而其又必